

让弱者哭出声

RANG RUO ZHE KU CHU SHENG

天能遮一手，
关三官告百姓，
野地踏草上，
度家破财不帮，
利风上，
监春野上，
田

當代中國出版社

让弱者哭出声

上官云开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让弱者哭出声/上官云开著.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3

ISBN 7 - 80170 - 223 - 9

I . 让 … II . 上 … III . 新闻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9582 号

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 邮政编码：100009

三河东方印刷厂 印刷 新华书店 经销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11.375 印张 3 插页 262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3000 册 定价：27.00 元

作者简介

上官云开 男 1966年3月出生于湖北荆门一个农民家庭，幼年家境贫寒，放过牛、种过田。为人正直，疾恶如仇。15年来先后在北京、广州、武汉多家媒体做记者，所写稿件使200多恶人、官员受处分、丢乌纱、进班房。现任法制日报社法律服务时报湖北站站长。

责任编辑 于必昌
封面设计 段昌盛
版式设计 卜岩枫
责任校对 青 波

目 录

武汉定点屠宰场，宰了肥猪又宰人	(1)
反腐教师被殴致死，有人竟称打击不力	(14)
弱女子匡小秋之死	(24)
村长，还是村霸？	(37)
千家诉讼	(43)
村官逼收房屋费，农民拆房住牛棚	(61)
'98 湖北啤酒大战	(69)
'99 湖北啤酒窝里斗	(78)
“小姐”从良困难多多	(86)
“我们的血汗钱哪里去了？”	(92)
上访二百多次无结果，刘文辉自杀在公安局	(99)
公安民警处警不当，协助村民或死或伤	(108)
副支书携枪“扫荡”村民	(113)
购物赠机“呼”的啥？	(119)
一份缺少法律依据的文件	(126)
村官打断村民腿，村民无门告村官	(135)
32名青年的维权之争	(142)
监利这帮败家子一手能遮天？	(149)

黄州余万山：讨饭我也要告状	(158)
蓝田啤酒是黑户	(165)
昆明中院向最高法院叫板	(171)
色狼，豢养在师范学院食堂	(177)
上访的路，血泪的路	(184)
打得残疾人一家下跪，村主任反被评镇先进	(193)
私设“牢房”怕曝光，书记主任打记者	(200)
团风县中小学的债背不起了	(203)
田野上，百姓跪地告官	(213)
十堰市国资局草率界定，巨额国有资产一夜私了	(221)
白陆升是蛇王还是骗子？	(228)
随州市新街镇又在乱收费	(248)
崇阳县水泥厂改革风波的背后	(253)
在修补处女膜的背后	(261)
一个海选村官的厄运	(274)
51名学员与天门党校扯皮	(282)
“这帮人执法怎么这样粗暴！”	(290)
中南路公汽站迁移引起众人不满，的士方便小车方便 有钱的人高兴	(296)
这项重复建设为何上马？	(303)
追踪“上山下乡”淘金人	(312)
一个乘客在汽车站的25小时	(320)
黄建中之死盖棺难定论	(332)
春风不度野三关	(341)
毛家港镇税费改革在墙上在纸上	(349)
后记	(355)
跋	(358)

养猪的挨宰 吃肉的挨宰
肉摊主挨宰 管肉的死宰

武汉定点屠宰场， 宰了肥猪又宰人

“实行定点屠宰，保证人民群众吃肉放心”，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可从去年6月25日，武汉市把生猪屠宰定点，由32家减少到4家屠宰场后，市场从来没有宁静过。肉贩集体休市，所谓“放心肉执法稽查队员”与肉贩群殴的事时有耳闻。

生猪屠宰管理未按市场规律操作，实行地方保护。生猪收购、白肉批发被垄断，四家屠宰场瓜分了三镇几百万人的吃肉市场。

养猪的人卖猪不方便，出售时又被压价，望着膘肥体壮的猪，不是满面笑容，而是愁容满面。老百姓吃肉不但放不了心，而且价格高，意见很大。

在采访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如果不解决生猪屠宰管理中的问题，不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长期垄断下去，矛盾继续激发，随时都可能再发生流血事件，这不是杞人忧天，也绝不是耸人听闻。

养猪人“哭猪”，生猪生产下滑

汉阳区半城半郊，餐馆离养猪人近，拖泔水方便，菜地面积大，一年四季有青饲料，发展生猪生产得天独厚。仅这个区的江堤乡向阳村一年就出栏生猪 11000 多头。今年这个村的出栏将减少一半以上。江堤乡政府副乡长周启望说，养猪人卖猪难啊，老百姓没有专用的生猪运输车，养的猪只有运到 50 多里外的长胜屠宰场卖，很不方便。承包长胜屠宰场的个体户又压价厉害，养猪的农户在哭，我作为管农业的副乡长，心里疼。

9月中旬的一天，向阳村的陈金国，早晨 4 点钟不到起了床，请车拖了一车猪到汉口长胜屠宰场。屠宰场的人东扯葫芦西扯瓢，以种种理由拖延不过磅，30 多头猪饿了 3 天才过秤。陈金国气愤地说：“生猪喂养一天，可长 1 斤多，而饿一天可以掉 10 斤秤，像这样简直是要我们养猪人的命。”

年近六旬的养猪户陈华堂，起三更，睡半夜，捡青菜，拖泔水养了一批猪，去年 11 月拖到长胜屠宰场，看上老陈猪的长胜屠宰场个体户为了压价，故意拖着不收。他没有办法，只好拖到孝感市卖掉。今年上半年，陈华堂又养了 74 头猪，长胜屠宰场不收，他把猪拖回来养到了 500 多斤，最后两块钱一斤处理给了外地的猪贩。陈华堂亏了 15400 多元。他望着被拖走的猪直跺脚大哭：“我的猪啊，我的血汗啊。”陈华堂在接受采访时说：“收猪，卖猪都是他们四家，我们养猪人的苦水说不完啦。”

向阳村的村民还讲述了一个养猪人凄惨的故事。

武汉某厂的下岗工人邝生，下岗后在家没有事做。为了养

家糊口，他这家借几百，那家挪几百，筹了1万多元，到向阳村搭了个猪棚养猪。借钱养猪，邝的心里压力很大，所以特别勤快，在他的精心喂养下，猪长的特别快，看在眼里，喜在心里。猪养大后，拖到长胜屠宰场卖了，亏了6000多元，邝感到无路可走，要跳江寻短见，被人拉住。他跪在地上哭得昏天撼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猪还有个定价，现在这屠宰场的个体杀猪佬是个杀人价，天啦，我怎么活。”

过往行人围观的很多，邝的哭诉使很多人对他难过。后来处理了猪棚，他走的时候，脸色很难看。

卖猪难，猪被压价，岂止汉阳江堤乡的养猪人在叫苦。洪山区洪山乡农办的王佑梅说，我们今年的生猪生产受垄断影响，起码要下降30%。

这个乡的群英村、先建村卖猪要到60多里的长征屠宰场或和平屠宰场。如果一家农户喂了几头猪，卖的时候要请车拖60多里，收不收还要看屠宰场杀猪佬高兴不高兴，一耽误车费就要花几百块，价格又低，谁还养猪。

去年冬天，曙光村的李婆婆养了一头猪，没有办法卖，她请人在家里杀了，卖了一半给乡里乡邻，剩下的一半吃不完，拖到市场上卖，长征屠宰场的人来了，拖了猪肉就往车上跑，李婆婆赶出来，车已开走了。60多岁的李婆婆坐在地上，两手拍地哭了半天。在众人的劝说下，回到家里躺了三天。她逢人便说，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养猪了。

武汉市四家屠宰场对当地农民养的猪，压级压价收购的理由是，当地生猪的品质差。对此，我们走访了湖北省畜牧局负责综合信息的方羽。方说：“湖北是全国生猪饲养大省之一，生猪品质在全国处于上等水平，品质差的猪是极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邻近地市也限制其他区县的定点屠宰场的

白条肉进城，遏制了生猪生产快速发展的势头。

肉市垄断价格高，流血事件不间断

1995年，中央根据江总书记指示，要求各地对家畜屠宰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武汉市取缔了400多家私屠滥宰的作坊式宰场。给32家屠宰场发了许可证，动检部门派专门经过培训合格的检疫人员驻场检疫，市场上病猪、死猪肉大大地减少，深受市民欢迎。

据武汉市屠宰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谈兆贵介绍，去年武汉市建起了长征、和平、长胜3家机械化屠宰场和改造了武汉肉联厂，共投资达6700多万元。长征屠宰场是由青菱乡长征村出土地，花山食品所出资兴建。和平屠宰场是由和平乡政府投资兴建。长胜屠宰场是由长丰乡长胜村出土地，私营企业华羽公司和钟际辉等四人投资兴建。6月25日，四家场（厂）全部投产后，武汉市关闭了所有的社会屠宰场，实行肉品市场“划片供应，分区管理”的办法。同时，禁止外埠和本市郊区县的白肉进城销售。

市民们满以为经过机械化大生产，可以吃到便宜的放心肉，谁知空喜一场。

武汉市的白肉上市，日需求量4000—6000头，而仅作为武汉市定点屠宰场的“龙头大哥”的武汉肉联厂，机械化程度高，生产能力就达一万多头。肉联厂企业负担重，在岗职工达5000人，退休职工达2000人，现在只杀1000多头，成本能不高吗？

其他3家定点屠宰场，由于投资过大，普遍吃不饱，为了收回投资，这些多由私人老板参股的屠宰场更是急功近利。长

征屠宰场主要交给了孝感来的农民经营，长胜屠宰场则完全承包给了天门来的个体户曾子英。经营的个体户又要交钱，又要赚钱，不择手段变相抬高肉价。卖肉的零售商们没有了赚头，集体休市的事件不断，市民们不仅吃肉贵了而且更不方便。

去年 11 月 4 日、5 日，江岸区的花桥、唐蔡、江大三集贸市场先后有 130 多名个体猪肉经营户拒绝从定点的屠宰场进肉，而集体休市，引起传媒广泛关注。汉阳、洪山等区的休市更是接二连三。

另外，今年 5 月以前，四家定点屠宰场和零售商之间实行的是“买手制”，猪肉批发商、菜场的肉摊头（买手）联手垄断市场，强迫肉摊销售质次价高的猪肉，肉摊主稍有不从，就有社会上的“混混”（地痞）来大打出手。今年 2 月 1 日下午，10 来个“混混”手持大刀、铁棍冲进东亭小区菜场，揪住卖肉的零售商就打，16 个肉摊，除买手在卖肉外，惊魂未定的摊主都不敢出摊。一位工商管理干部说，现在屠宰场少了，批发商垄断了市场，借垄断大发横财，原来猪肉还分个一二三等，现在三等肉不见了，二等的肉少有，全部加级销售。这位工商干部担忧地说，政府抓“放心肉”很有必要，但如果流通秩序不顺畅，会出现一种“零售商卖受气肉，市民买高价肉”的不正常现象。

武汉的肉市被四家屠宰场垄断后，“买手”从批发商那里收进猪肉，加价卖给零售商，有时一天就赚 1000 多元，“买手”成了社会上一些人垂涎的职业。但“买手”的安全也同时受到威胁。今年 4 月 8 日下午 5 时许，“混混”找到武昌天工集贸市场“买手”梁某说：“把你‘买手’的位置让给我们，我们兄弟想混口饭吃。”被梁拒绝。10 日下午 3 时许，梁某和两名批发商离开市场约 600 米时，被 4 人突然从背后发动袭

击。批发商李某连挨 11 刀，梁某和另外 1 人被打成轻伤，梁的手提电话也被抢走。

后来，虽然废除了“买手制”，改为选购制，然而坚持禁止外埠和本市郊区县白条肉进入城区销售，实际上等于四家屠宰场和买手联手垄断变成屠宰场直接垄断，流血事件仍然频频发生。我们采访了解到，桥口区所谓“放心肉执法稽查队”与东西湖区定点屠宰场吴家山宰场的批发商，洪山区“放心肉执法稽查队”与江夏区定点屠宰场关东屠宰场批发商发生冲突的流血事件。批发商的肉被所谓执法队抢走后，连白条收据都不给一张。

市场上，只要不是他们自家屠宰场的肉在销售就被“没收”。“放心肉执法稽查队”与零售商之间群殴的恶性事件不断发生。

令人发指的是，今年嘉鱼县簰洲湾发生溃口，按照省防汛办的要求，武汉四家屠宰场到这里收购生猪，长胜屠宰场把猪拖回来杀了卖了后，迟迟不付钱。簰洲湾灾民多次来讨钱，好回家买棉衣、棉被越冬，一万多元猪款仍然被以种种借口拖着。

“放心肉”稽查乱，“执法队”黑吃黑

按照国务院有关文件精神，打击私屠滥宰必须由商业、畜牧、工商等部门联合执法。我们了解到，除了打击量大的私屠滥宰有时有动检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外，很多时候，在路上拦路设卡收走外地进城白肉，到市场上收走零售商猪肉的没有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参与，而是来自屠宰场的所谓“放心肉稽查队”的协管员。

关山市场 10 月 19 日早晨，肉贩与这些“协管员”发生群殴，造成轻重伤 10 多人，殃及无辜群众的恶性事件。有人证实没有动检部门和洪山区屠宰管理办公室的人参与，完全是长征屠宰场的企业行为。

中南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气愤地说：“全国人大至今还没有批准生猪屠宰方面的法律，执法队执什么法？”

武汉市桥口区屠宰管理办公室有 13 名专门聘用的“执法队员”，洪山区有长征、和平两个屠宰场的各 20 名“协管员”。这都是些什么人？我们到长胜、青菱、和平屠宰场附近走访群众，附近的人说，主要是社会上的“混混”组成。

所谓“放心肉执法队”，省编办的工作人员说，各级政府和部门绝对没有这个机构和编制，现在进行人员精减，不可能给这些人编制。财政的工作人员说，没有编制我们不会给一分钱。

那么这样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执法队怎样生存？

10 月 26 日下午 3 点钟，桥口区屠宰办一个自称“执法队长”，且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年男人说“多种途径”。追问哪些途径时，“队长”说：“那就不好告诉你。”这位“队长”在拿有关材料时，打开办公室的柜子，里面竟有迷彩服、警盔、警棍和手铐。

长胜屠宰场钟际辉经理说，“执法队”收缴的活猪和肉主要是卖给了我们。当追问每次有多少时，钟没有回答。后来屠宰场的一位年青人说：“很多万吧。”其他区的“执法队”收缴的活猪和白肉也是和桥口一样，自己分一部分，卖一部分给屠宰场。

收缴别人的猪和肉不开给任何凭据，卖了肉和猪后钱到哪里去了。各级财政部门对口的综合处、科的工作人员在要求不

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回答，我们没有收到他们应该上缴的一分钱。

名不正、言不顺，“混混”组成执法队，收缴的钱物装腰包，典型的黑吃黑。

垄断唯有“放心肉”，私屠滥宰卷土来

禁止外埠和本市郊区县的定点屠宰场“放心肉”进入城区销售，市场被垄断后，真的能让市民吃上“放心肉”吗？我们采访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是：垄断唯有“放心肉”，私屠滥宰卷土来。

在四家屠宰场杀猪的个体户们都有“皇帝女儿不愁嫁”的优越感，市民们普遍反映，市场上四家定点屠宰场的肉，还不如原来社会屠宰场的肉好。这些个体户们以机械化屠宰是先用电将猪电死，然后再补刀，猪血难以放干为由，少放和根本不放血，以增加猪肉的重量，猪毛也没刮干净。

为了减少病猪肉、死猪肉给自己造成损失，个体户互相掩护，将这些肉拖到市场上出售。洪山区广埠屯市场就出现过长征屠宰场的“米猪肉”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的恶性事件，幸亏被洪山动检站乐小双站长及时发现追回了部分。

湖北省动物检疫站站长闫光明介绍，由于养猪不赚钱，今年6月，养猪人大量处理母猪，母猪肉在市场上司空见惯，按规定，母猪肉在市场上销售需标明，可是在武汉市场上，没有见到这样的标牌。母猪肉除了畜牧畜医人员和动物检疫人员能区别出来外，消费者很难自己识别。

1998年12月18日，我们在民院路与楚雄大道相交的十字路口，碰到一用自行车推着竹篮卖肉的黄姓青年，他是江夏区

流芳街的人。我们问他为什么走街串巷卖肉，他说：“我们江夏区的肉不准在市区销售，宰猪减少了，我们卖猪难了，只好自己把猪杀了卖肉。屠宰场不准我们到市场上卖，我们就只好走街串巷叫卖。”

四家屠宰场对养猪人出售猪压价压级，加之一些散养户一头、二头出售不方便，只有在家杀了卖肉。以前武汉市还只是社会屠宰场在杀，现在就成了千家万户在杀猪，这样的肉上市会让人放心吗？

定点屠宰亟待完善，市场呼唤打破垄断

武汉定点屠宰生猪，按照“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统一纳税，分散经营”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加强肉品市场管理，制止私屠滥宰现象，无疑是值得肯定。但是，当前的问题不积极整改，很难让人民群众满意。

汉阳区有 50 万人口，没有一家屠宰场，卖猪难、吃肉难（价高休市）。今年汉阳区人大会上，汉阳区建一家屠宰场成了全区人大代表的 1 号提案，由于有关部门干涉建场，至今没有给 50 万百姓一个交代。

关山地区现在有 30 多万人口，卖猪吃肉都要到几十里远的地方。

武汉、鄂州等市猪肉市场实行地方保护，不准外埠和本市的郊区县白条肉进城销售，影响了生猪生产。7月1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在《关于防止生猪生产下滑的通知》（鄂政电〔1998〕8号）中，明确要求：坚决纠正屠宰“一把刀”和限制白条肉进城的错误作法。

8月25日，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以鄂政办函〔1998〕67

号专门致函武汉市，要求“根据全省全面推行生猪定点屠宰的实际，凡是经批准的定点屠宰厂（场）屠宰或经畜牧部门检疫合格的生猪白肉，凭屠宰厂（场）证明和检疫证明可以进城交易。”可武汉市的桥口、洪山等地照样拦路设卡。

湖北省人大法工委的同志听了情况介绍后，在电话里说，武汉市禁止外埠和本市郊区县的白条肉进城销售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生猪屠宰全国人大没有这方面的法律，《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的，他建议同省政府有关部门联系。湖北省人民政府法制办经济法规处费副处长说，省政府文件和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相抵触的按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执行，省政府的文件精神与《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相符，两个必须同时执行。

因可以理解的原因，不愿意透露姓名，某大学法律系一教授说，省政府鄂政电〔1998〕8号文件和省政府办公厅鄂政办函〔1998〕67号完全符合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武汉市的所谓放心肉稽查执法队，拦截外市县和郊区县定点屠宰场经过检疫的白条肉进城交易，没有法律依据，发生纠纷后，在行政诉讼中肯定败诉。

湖北省动物检疫站闫光明站长说，武汉市禁止外地和本市郊区、县猪肉进城销售，这种地方保护，保护的不是成千上万养猪户的利益，而是四家屠宰场的利益。四家屠宰场的利益与成千上万养猪户的利益孰重孰轻？四家屠宰场的利益与几百万市民利益孰重孰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允许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垄断，生猪生产、市民吃肉不允许地方保护主义和垄断，武汉经济要发展需要大流通。

（本文在采写中，得到湖北省各有关部门领导的协助、支